

貴陽文通書局
惠贈
廿年五月三

張于湖評傳

宛 敏 瀨 著



文通書局印行

書叢藝文
傳評湖于張
著 顧敏宛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貴陽初版

文藝叢書
張于湖評傳

筑版對元白報紙本 定價金圓一元零五分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宛敏灝

發行者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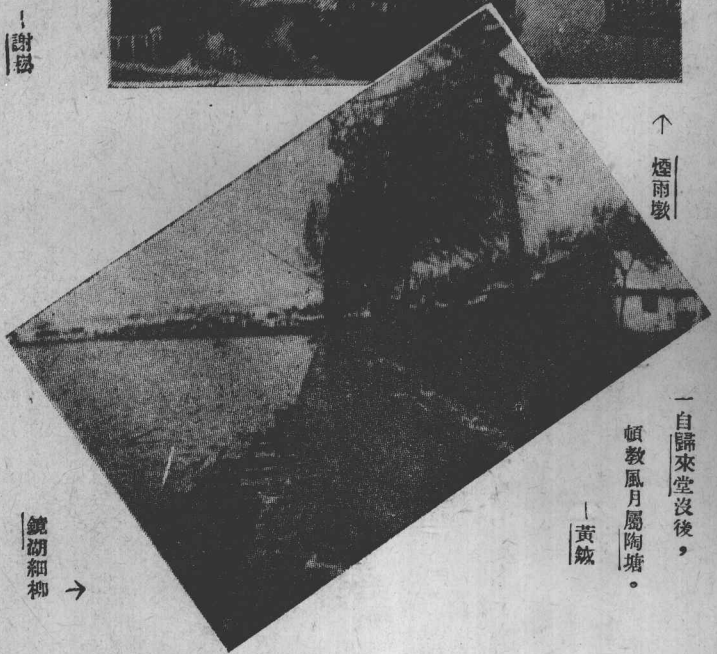
發行所 貴陽 重慶 成都 廣州
文通書局

上海 昆明 長沙

喜舍良田爲種魚，
……春風茶社芳韻改。
——謝錫



↑ 煙雨散



——自歸來堂沒後，

頓教風月屬陶塘。

——黃鉞

鏡湖細柳

→

昔人嘗謂詞有豪放婉約兩派，而豪放一派，率舉蘇、辛。實則蘇、辛不同，蘇天性坦易，辛則有激而然。南宋之際，外有強敵，內有姦佞，風雲慘淡，八表同昏。仁人志士，疇不捐膺切齒，呼號奮發，思餐胡虜之肉，斬佞臣之頭；收已失之疆土，報君父之深仇，豈必待濡染蘇、辛，而後始有所述造！稼軒以前，忠定、莊簡、忠簡、澹庵諸公，忠忱鬱勃，力支危局。偶爲長短句，輒蒼涼悲壯；而忠武絃斷之音，沈哀入骨，飲恨尤深。稼軒以後，英傑之士何限，雄偉之詞何限，使概以辛派目之，而不屑考其身世，原其苦心，張其絕藝，以致一代驚才，湮沒無聞，寧非憾事！于湖先生先稼軒九年生，天姿卓異，胸襟浩蕩。年二十三擢進士第一，學問宏博，指陳周至，序爲詞二百餘首，大抵感懷君國，聲響徹天，眞民族詞人也。曩年書城兄嘗撰二晏及其詞，精密無間，茲復爲先生評傳，於其家世、里居、交游、學藝、政論分明，又排比時事，系以年譜。正史籍之訛，糾方志之謬。顯微闡幽，激勸忠義，其有功詞苑，良非淺鮮。噫！島夷縱恣，神人共憤，展讀是冊，庶足以堅敵愾同仇之志，而爲全民抗戰之一助歟！癸未秋唐圭璋序於白沙。

目次

張孝祥傳

章一 緒言

一、南宋詞壇鳥瞰 二、駿發蹕厲的張孝祥

章二 家世

張籍——張補、張幾——張邵子孝曾、孝忠——張祁子孝章——張鄒子孝伯、
孫卽之

章三 里居

一、本貫烏江 二、遷居蕪湖

章四 交游

張栻——朱熹——劉珙——王質——王旣——王十朋——王佐——張維
馬令——談獻可——楊冠卿——沈端節——韓元吉——石孝友——韓玉
朱翌——其他

章五 年譜

章六 學藝 一二七

一、理學 二、文學 三、書法

章七 詞論 一三三

——表裏俱澄澈——忠憤氣填膺——妙處難與君說

附錄 軼事 一四四

張孝祥傳

按今傳張孝祥傳有三：其一爲宋紹熙五年陸世良撰，見涵芬樓景印藏書李氏藏宋刊本于湖居士文集附錄，題宣城張氏信譜傳。其二亦見同書附錄，題張安國傳。其三爲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與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合傳，載卷三百八十九。三傳詳畧互異，並鈔於次。其事實出入處，已辨見本書各章，故未另加按語。至於方志所載，多僅據史傳增損，茲概不錄。

一、宣城張氏信譜傳

公諱孝祥，字安國，學者稱爲于湖先生。本貫和州烏江縣，唐司業張籍七世孫，秘閣修撰金國通問使邵之從子，父祁，任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興初年，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時公甫數歲，豫章王德機一見而奇之，遂許以女焉。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人意表。轉運公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

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策問

師友淵源，秦墳、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公獨以程氏得孔、孟之緒。先，知貢舉湯思退已定損魁多士，帝讀其策皆檜語，復自裁擇，乃首擢公，親灑宸翰：「議論堅正，詞翰俱美。」先蕪湖東境有龍穿岸騰空，風雷魚異，須臾雲霓五彩，光燭百里，江山掩映如錦。及捷聞，人咸謂慶雲爲公之先兆云。

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臣畏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則敵國慶幸，而將士解體，非國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帝特優容之。時公尙在期集所，猶未官也，秦相益忌之。

初授簽書鑄東節度判官廳公事，轉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公第甫一年得召對，勸帝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父（文）致有司觀望鑿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之。復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者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非，正黜私說，以垂鑑窮，從之。

遷校書郎，勅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會連歲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時儲位尙虛，公獨上京芝篇以諷之。其畧曰：「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亦靡克寧寧。」又曰：「在

仁宗、英宗之室，尺（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覽之，首肯再三，舉朝稱誦。

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公與汪徹同館職，修先朝實錄。徹老成畏禍，務在磨稜，公少年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拂。徹謂曰：「蔡中郎失身於董卓，故不爲君子所與。」公曰：「顧自立何如。」思退聞之，不悅於徹之言。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公等奸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祀。尋除知撫州事，臨川詰卒趨劫庫兵，一時鼎沸，官吏屏跡。公單騎馳赴軍中，喻列校曰：「汝曹必欲爲亂，請先殺太守。」僉曰：「不敢，惟所給未敷耳。」公卽手諭衆卒，聽命者，待以不死。隨取金帛以次支給。摘發數卒，叱之曰：「倡亂者罔赦。」立命斬之。衆校俯伏，不敢仰視，闔城宴然。事聞，帝極嘉獎。時年未三十，蒞事精確，雖老於州縣者所不逮也。

孝宗卽位，除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學事，贈紫金魚袋。平江乃臨安藩屏，寄任匪輕。公扶植善類，鋤抑強暴，判決如流，庭無滯獄。屬邑有大姓煮（史傳，集傳俱作並）海囊橐爲姦利，怙勢作威，禍延郡邑。公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明年，吳中饑，乞賴以濟。

張魏公還朝，乃首薦公。召赴行在，入對，勸帝辨邪正，審是非，崇根本，壯士

氣。因痛陳國家萎靡之弊。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又陳二相當同心協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復陳用才之路太狹，乞傳（傳）探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俄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時魏公欲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復薦公領建康留守。湯思退言，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及魏公罷判福州，宣諭劾公爲黨，落職。

初，轉運公築歸去來堂，領太平州事王侯稔更爲建狀元第、慶雲樓（疑當作樓）。日者見之，謂將不利於金人，至是果符其言。且自渡江以來，大議惟和與戰；魏公主戰，湯相主和。公始登第，出思退之門，及魏公志在恢復，公力贊相；且與敬夫志同道合，魏公屢薦公遂不爲思退所悅。或者因公召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等語，謂公出入二相之門，兩持其說，豈知公者哉！

思退竄，仍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俄改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爲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得以無事。有婦不宜於夫，之（疑當作夫）商而歸，婦爲具食，食已即死，其舅姑以爲婦殺之無疑，涉三獄而婦不伏，公親鞠之，婦泣曰：「實無此志，願食有魚肉，以缺承之，缺固在也。」公命取缺復魚肉以飼犬，犬斃，因詢土人，謂湖外有蜈蚣盈尺，一遇食，即殺之。公命索婦所，果得蜈蚣盈尺，仍取魚肉飼犬，復斃。事立爲之平反，婦誓祝髮以報，衆

大悅服。會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敬簡堂以爲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公自篆淵洞仁章於中屏，晦菴、南軒各爲詩文以記之。

尋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荊州當虜騎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百廢具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築寸（守）金堤，以免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爲國爲民計也。乾道五年己丑，偶不豫，遂力請（請）祠侍親。疏凡數上，帝深惜之，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南軒爲文以餞之，荆南士民哭送登舟，仍給（給）小像祀於湘中驛，南軒爲之贊。

既歸燕湖，凡縉紳之士，莫不晉接，宗戚渡江而貧窘者，公輒賑之。新觀淵亭以集同志，講論之餘，徜徉山水，寺觀臺榭，吟咏殆遍，而悉爲之題識。燕湖都水陸之衝，舟車輻輳，民甚苦之，屢籍（藉）公爲之庇。令（會）邵宏淵擁兵還鎮，所過市肆皆空，燕民甚恐，轉運公與淵有識，公作書以逆之，至則自糴米數百斛，父子着紫衣乘使者車犒師江上，衆得餉揚帆而去，遂秋毫無犯，丞袁益之迎至江澣，士民夾道指口（目）夸艷。庚寅冬，疾復作，遂卒。卒之日，商賈爲之罷市，兩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帝聞之，惜其有用才不盡之嘆。公性剛正不同，秦埴同登第，官禮部侍郎。一揖之外，不交一言。尤工翰墨，嘗親嘗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詩詞雄

麗，尤工古調，有于湖集四十卷。

嗟乎！惟公起布衣，被簡遇；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歷事中外，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所至有聲。奈何筮仕之初，見忘（忌）於檜；既而不悅於湯，旅進旅退，向使得召（君）行道，天錫永年，斯世斯道之寄，經天緯地之才，當必有大過人者，卒不能究其所施，齎志以沒，惜哉！

參知政事孝伯，世稱賢相，孝曾以節義聞，孝才、孝章以文學著，公之諸兄弟也。賢才萃於一門，公實有以啓之。子太平，公易簪時方髫年，從諸父徙宣城，既而從事素書，合門蔭不克磨勘者二十年。今皇帝登極建元，始得蒙例遙授登仕郎。孫永通，今授……，即委予以傳，以余嘗得侍公，且生則同鄉，徙則同邑，知公之深也。義不忍辭，因據實所聞而次序之，以備觀風者之採云。紹熙五年甲寅，歷陽居士陸世良書於蕪湖介清堂。

二、張安國傳

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籍之七代孫，邵之從子也。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策問師學淵源，秦熈之子損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魏師遜已定損冠多士，孝

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策皆檜、燬語，於是擢祥第一而增第三。御筆批云：「議論確正，詞翰爽美，宜以爲第一。」在廷百官，莫不歎羨。都人士爭錄其策而求識面。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

先是，上之抑壘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數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名（召）繇此。初對，百（首）言乞總覽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定（史傳作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

遷校書郎，會芝生太廟楹，百官賀畢，或獻賦頌，孝祥獨上原芝一篇以諷之，時儲位尙虛。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首肯。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同爲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凌轢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遂

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

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在（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嘗同心戮力以副陛下（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遣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博）採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

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宜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寸（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民德之。請祠，會以疾終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

三、宋史張孝祥傳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埴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明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埴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埴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埴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論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

先是，上之抑損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朝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臺，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

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竝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辜，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

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同爲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凌拂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竊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

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拉海囊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集傳，諸傳俱作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旣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

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宜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